

北洋风云人物

孙传芳

董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早年寄人篱下，尝尽世间艰辛。
晚来潜心向佛，怎奈孽缘未尽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洋风云人物

孙传芳

董

尧◎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传芳 / 董尧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0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19-6

I. ①孙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孙传芳 (1885 ~ 1935) —
生平事迹 IV. ①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7806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6.5

字 数 270 千字

定 价 3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619-6

目录

第一章

孙传芳流浪到济南 / 001

第二章

到东瀛去镀镀金 / 011

第三章

消灭白朗军 / 023

第四章

为上司进京见“皇上” / 033

第五章

出征鄂西占长江 / 045

第六章

王占元下野了 / 057

第七章

国事家事都怪难 / 067

第八章

当了几天福建督军 / 077

第九章

趁火打劫占杭州 / 087

第十章

借状元光攀朋友 / 099

第十一章

兵屯徐州不知进退 / 109

第十二章

当了五省联军总司令 / 119

第十三章

状元不想问政事 / 129

第十四章

从江西走向沼泽 / 139

第十五章

天津拜山 / 149

第十六章

不该兵退江北 / 159

第十七章

兵败龙潭 / 169

第十八章

从济南败到金乡 / 179

第十九章

张作霖暴死皇姑屯 / 189

第二十章

招牌再挂也是回光返照了 / 201

第二十一章

无可奈何隐居津门 / 211

第二十二章

求相问卜探前程 / 221

第二十三章

遁入居士林信佛 / 231

第二十四章

义女在佛堂开了枪 / 241

第二十五章

魂归西山 / 251



孙传芳在浙江时，曾与袁世凯、段祺瑞、曹錕等有过多次接触，但始终未能与任何一方建立牢固的联盟。袁世凯死后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第一章

孙传芳流浪到济南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成为浙江的实际统治者。段祺瑞在皖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段祺瑞在皖系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曹錕在直系军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孙传芳在浙江的势力与曹錕在直系的势力也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山东省泰安县离城十里有下乔庄，庄上有一户孙姓人家，日子虽然不宽裕，温饱还是满足的。孙家传到育字辈，就只有兄弟二人了。老大孙育典，年幼时读过几年私塾，原来也想着能够金榜有名，光耀光耀门庭，谁知爹娘一歿，家道清贫，连个秀才也没沾边，只好在自己家中设了馆，为乡里邻舍和亲戚们教育几个孩子。老二孙育吉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力气都放在种庄稼上，日子也还可以。如今兄弟俩同住一个院子，妯娌们虽然磕磕碰碰，老大家张莲芳是个通情达情的人，处处谦让三分，小院子也倒还平平静静。谁知到了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孙家出了祸事——

教书的孙育典，是个老实正直人，虽然学识不高，治学却十分严谨，对学童的学业十分认真。“亲邻把子弟交给我了，我得培育他们成才。误人子弟，无颜面对乡亲！”

有一天，育典舅舅的儿子，他的小表弟竟然偷偷地跑出学馆，跟庄上的野孩子打架去了，闹得几户邻居跑到学馆里大吵大闹。育典好生赔礼，总算把事平息下来了。然后，他把那位小表弟叫到面前，手持戒尺，大声吼道：“好好的时光不读书，为嘛到外边惹是生非？这样下去，还能成好人？把手伸过来！”

小表弟是个捣蛋鬼，硬是不伸手，还拔腿外跑。孙育典一怒之下，抓过小表弟的手来，“啪啪啪”就是二十戒尺，把小表弟的手打得顿时红肿起来。

事后，孙育典也有点后悔：“孩子总是孩子，教育一番也就算了，何必动真的，把小手打得那个样子！”正想着去向老舅赔个不是，解释一下，谁知老舅已经风风火火跑了过来，不容分说便抓住他的辫子，怒打了一顿。结果，还把辫子给扯下了一绺。

孙育典也算是乡里脸朝外的人，被人痛打，已是脸面扫地；辫发被扯，更是奇耻大辱。越想越觉得无地自容，闷在家中卧床不起，竟然大病缠身，日渐加重，弥留之际，他把妻子张莲芳叫到床前，含着热泪说：“莲芳呀！我对不住你。两个大妮（乡俗，女儿无名，按出生先后称大妮二妮）虽然出门子有家了，还有三妮，还有儿子。今后难为你了。”

“别说这话。”妻子说，“谁能没病，那就死了？好好养着，几天会好的。”

育典摇摇头，叹息着说：“儿子呢？把儿子叫来，我看看。”

片刻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来到床前。圆圆脸膛儿，虎灵灵一双大眼，胖墩墩的身个，脑后垂一条粗短的辫子。站在床前，瓮声瓮气地叫了一声“爹！”

育典把儿子拉到身边，抚摸一下儿子的小脑袋，说：“爹不行哩，你以后要好好听娘的话。”

男孩点点头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又说：“爹，您会好的。”

育典冷冷一笑，对妻子说：“莲芳，孩子都七岁了，还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按家谱中排辈顺序，他是‘维’字，我往日想给他起个名字，总也想不准。没想到今后的养育责任全传给你了，我想，就叫他‘传芳’吧。一来是重托你了，把儿子传给了莲芳；二来也盼着孩子有出息，多干些流芳千古的事。”

莲芳拉起衣衫揉眼泪，说：“给孩子起名就起名吧，说那些伤感的话为什么？”转脸对儿子说：“爹给你起名字了，快谢谢爹。”

刚刚有名叫传芳的孩子，深深地垂下头，说了一声“谢谢爹！”——就是这个孙传芳，日后竟然成了五省联军总司，在军阀大混战年代，闹得东部半个中国几年间都鸡犬不宁！

儿子有了名字不几日，孙育典的病转入了夹气伤寒，竟呜呼哀哉了！

孙育典病故之后，张莲芳领着未出阁的三妮和儿子传芳，本想勤俭理家、艰难度日，谁知她的那位妯娌弟媳却是个不本分的人，萌起了独吞家院的念头，终日“寡妇长，寡妇短”地无事生非。有几天，还把传芳拉到僻静处，狠狠地打了一顿，打得孩子头青脸肿，遍体鳞伤。张莲芳心疼了，把儿

子抱在怀中，痛哭失声：“传芳呀，下乔庄咱们不能住了，再住下去，你就没命哩，咱逃走吧。饿死冻死在荒山野岭也不能再受这份气哩！”

往哪里逃呢？一个妇道人家，领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儿、一个八岁的儿子，什么地方是家呢？无可奈何，张莲芳只好携女带儿到商河镇大女儿家中暂住。

那岁月，山东地方正闹义和团。义和团杀贪官、反洋人，闹得轰轰烈烈。官府对于义和团，先是怀柔安抚，安抚中有镇压；后来，省里巡抚换了人，干脆实行了完全镇压的政策，终日抓追逮捕，杀伐赶打。义和团的众人便躲躲藏藏。此时，有些坏人也乘乱打家劫舍，闹得村村镇镇再无宁日。大女儿家的商河镇无法存身了，张莲芳只好领着儿女离开，又流浪到了省城济南。她告戒儿女：“从今以后，谁也不许说自己是泰安人，只说是历城县人。”

济南，一座古老的城市，西汉置郡，东汉改国，宋时为府，元改为路，明仍为府，清初其辖境几乎是山东北半部，是著名的中国泉城之一，所谓的“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”之地。虽然四乡形势大乱，济南古城还是花天酒地，歌舞升平。然而，对于三个举目无亲的乡下人，却依旧是冷气袭人，张莲芳领着儿女在僻街一角寻到一间破旧的草房子住下，在房外用泥土垒了个土灶，买了一口旧大锅，便在街口摆起了茶摊，以卖茶水度日。女儿三妮身体强壮，从小爱武，母亲便托人把她送到了武馆去演练武术；儿子传芳年幼，就让他到街巷中拣拾破烂，有时到城郊去拾柴禾，帮娘烧茶。这样，一家三口糠一顿菜一顿，日子虽然艰难，总算有了活路。

三妮是个有心计的女孩，演练武术十分用功。两年工夫，刀剑枪棒样样精通，在武馆成了小有名气的人。此时，住在济南的武卫军总部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发现了她，十分赞赏，一定要把她收为二夫人。托人说合，大办酒宴，很快便成了这门亲事。

王英楷是个有身份的军人，娶了三妮之后，便对张莲芳说：“娘，如今咱是一家人了，您老再不必在街头日晒雨淋地卖茶卖水了，我已在大明湖北边为您买了一座房子，你领弟弟到那里住吧，月月我供您银钱，让您有吃有穿。”

张莲芳说了一片感激的话，又说：“姑爷这番心肠，我谢了。只是……”

“娘，有啥话，您只管说。”王英楷大咧咧地说，“能办的，我一定

尽心。”

“这样说，我也不见外了。”张莲芳说，“我那儿子传芳，也是十几岁的孩子了，总不能整天在外流流荡荡，我想让他学点嘛吃饭的门路，以后也好养活自己。”

“这好办。”王英楷说，“我宅上现有学馆，学童都是自己人，就让传芳到那里念书去好了。”

“那敢情好呢！”张莲芳总算舒了一口气。

日子稳定了，岁月也显得匆匆，不觉间，便过了五年。孙传芳已经十八岁了。一天，娘把他叫到面前，说：“传芳，你在学馆里读书，也有几年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取个功名。”

孙传芳说：“娘，科举制度眼看着不顶用了。我不想什么功名。”

“那你想干嘛呀？”娘很焦急。“总不能在姐夫家吃一辈子闲饭？”

“娘，我哪会吃一辈子闲饭呢？”孙传芳说，“我想了好久了，我去吃粮当兵去。”

“吃粮当兵？！”娘心里一惊——张莲芳虽没有文化，自幼还是经过较严家教的。那时候，正经人家对吃粮当兵的印象不好。“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”娘皱皱眉，说：“当兵……”

“娘，当兵有什么不好？”孙传芳说，“你瞧，三姐夫不是也当兵么，不是很好么！”

娘想想，也是。“这些年不是全亏了三姑爷么！”她再认真打量一下儿子，觉得儿子身架、体型都成人了，虎虎势势，够个当兵的料；何况又念了几年书，准能当一个好兵。于是，便点头说：“好，你当兵去吧。明儿我对你三姐夫说说，让他给你找个地方。”

次日，张莲芳梳洗一番，又换了件干净衣服，便走出家门，朝着执法营务处衙门走去。进了院子，先见了女儿，然后又去见女婿。“姑爷，有件事，我特来和你商量。”

“什么事，娘只管说。”王英楷给岳母一边倒茶，一边说。

张莲芳说：“传芳也长大成人了，求功名也不是那块料，一心想吃粮当兵。姑爷你看看，帮他找个吃粮的地方，成吗？”

王英楷皱着眉想了想，说：“也好，小弟也不小了，该到外边去闯闯世界，增长见识。并且，他总还念了几年书，也算勤奋好学，有了学问，干什

么好呢？容我想想。”

两天之后，王英楷让三妮告诉娘，他已经给北洋陆军练官营的朋友说好了，让传芳到那里去当学兵。并说：“请娘领着传芳到家来一趟，我请他们吃饭，算是送行，顺便也交代传芳几句。”

张氏听了，十分高兴。“三妮，回去告诉姑爷，娘感谢他，咱孙家世代代都感谢他。”

三妮微笑着说：“娘，您怎么说外道话了。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他虽然不姓孙，总是孙家的女婿，是咱们孙家的人。为孙家办点事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么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”张莲芳也笑了，“女婿总得算是外人，人家的人。这几年，如若没有姑爷的关照，咱娘儿们还得在那个破草屋里，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哪里还会有你兄弟进学馆，读书识字。”

三妮又问了娘些生活上的事，最后丢下点银子钱，说：“娘，传芳要出去求事了，他人也大了，该添的衣服、用品，您去买买；该交待的话也交代几句。他再大，在您面前也是个孩子，孩子离家了，娘总得嘱咐嘱咐他。”

张氏心里高兴，女儿这几年在衙门里总算见多识广，过的是官家日子，讲的是排场、情理。听了女儿的话，便说：“好，好，这些事娘做得到。”

“娘，明天到我家去，您让传芳别空着手，茶叶呀，香烟呀，弄好点心呀，您在街上买点，总算一份心意吧。”三妮说，“你女婿是脸朝外的人，不会嫌礼轻礼重的，只是讲究个仁义。也让传芳说几句感激的话。”

娘笑着说：“三妮到底是见多识广的人，懂大理，是该这样做。娘等会儿就上街去办。”

三妮走了，娘真的跑到街上，认认真真地备了礼物，回到家中，又把儿子传芳叫到面前，絮絮叨叨地交代了一片，然后说：“快到街上洗个澡，换换衣裳，明儿领你到你三姐家去。”

1902年，壬寅，春。

几阵东风，把冻封了一冬的济南城吹化了。连着千家万户的清溪，又响起了叮叮当地泉水声；萎枯了的杨柳枝条，渐渐吐出了金黄色的叶芽，小草也钻出了地面；趵突泉更旺盛了，大明湖水面开始了荡舟；脱去长袍的人们满面蒙着春风，走出家门，走向公园和商场。

泉城又是一个复苏的岁月。

早饭之后，张莲芳领着儿子从大明湖畔的家院走出来，缓缓地朝女婿王英楷的官署走去。五十五岁的女人本来还不该苍老，可是，张莲芳却不同，生活对她太苛刻了，由乡到城，十年的颠簸，把人就逼老了。本来，她那身个、脸膛还都是几分苗条的，两只大眼也挺有神，嫁到下乔庄时，受到众人的赞美！可如今，腰背都显得驼了，双眸已下陷，密密地皱纹锁住整个脸膛，只有那副素雅的打扮和伶俐的行动，还略见风华年代的影子。她领着儿子，沿着湖畔小道，边走边交代起来：“传芳，昨儿娘交代的话你记住了？”

孙传芳说：“全记住了。”

“记住就好。”张莲芳又说，“往后自己在军营中生活了，没有人提醒你了，全靠自己。要紧的是自己机灵有眼色。你三姐夫在军营过的年数多，啥事都懂。今儿让你去，就是对你好好交代交代，当紧当紧的要好好听着，记住啦？”

孙传芳点点头。

娘又说：“你爹走得早，来不及教育你。娘又过着流流荡荡的日子，这几年全亏你三姐夫。可我们也不能总靠人家。孙家这个门面，全靠你撑了，好也是你，坏也是你。你得争口气才好呀！”

“娘，别再说了。”孙传芳把娘的话都记在心上了，他不想再听娘没完没了地唠叨。“您的话，句句我都记住了，不会忘。以后一定按娘交代的去做人，我一定要干一些让娘放心、让娘高兴的事！”张莲芳不说话了，但却拉起褂衿子去揉眼睛。

十八岁的孙传芳，本来就是一副大骨架，这几年在营务处三姐家中日子过得又舒服，早已长成了大人模样：五六尺的身材，粗粗壮壮的胳膊腿，方方的脸膛、高鼻梁、大眼睛；读了几年书又养成了一副温驯的性子，那言行举止，完全像他十年前死去的父亲，只是比他父亲还显威武。看上去是个有作为的好小伙。早年，孙传芳虽然过了几年的流浪生活，但也使他较早地领略人生艰难，明白了社会的炎凉；在三姐家进了学馆，便奋发读书，决心做一个能够出人头地的人。五年来，学馆蒙童的书本他不光读了个透，连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也读了个滚瓜烂熟，有时自己还偷偷地找一些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之类的书去读，孙传芳是馆中学习成绩最好、最受老师喜欢的孩子。老师常说：“他日后必然会榜上有名！”最近两年来，他又爱上了兵书，不时偷偷地苦读、琢磨。三姐夫要把他介绍进练军官营，他早已喜不自禁，觉得自己会

干出个样子。

张氏领着儿子来到女婿家，先见了女儿，然后，在女儿的陪同下又去见女婿。张氏把带来的礼品放在女婿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姑爷，你别见笑，这点小物件算不了嘛事，都是你兄弟传芳办的。传芳说，‘在三姐夫家过了几年，受到亲人般地照顾，没法报答。临走了，只算表点心意’。我想啦，姑爷家嘛物品没见过，这算什么礼？拿出来，真够难为情的。姑爷，你就留下吧。”

王英楷摸着那盒盒包包的礼品，并不动心，岳母说的话，他倒是听得挺开心。“娘，瞧您把话说哪里去了，至亲一家人，说什么报答。兄弟传芳这么想了，您当娘的就该阻止他。不过，话又说回了，小小的年纪，就通达了人情，让人心里高兴。有这份心，送一只糖蛋，也是贵重的。这礼我收下了。”他又走到传芳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传芳，你懂事了。好，有出息！”王英楷把脸转向妻子，说：“你把娘领屋里歇息去吧。告诉灶上，中午好好地办几个菜，咱们请娘吃饭，也算给传芳送行。”

张莲芳跟着三妮出去了，小房子里只剩下王英楷和孙传芳二人。他们对面坐下——这是他们郎舅第一次真正面对面地谈心呢。往日，王英楷只把孙传芳当成一个孩子，觉得没有什么话好单独说。现在不同了，传芳成人了，要走向社会谋生了，作为至亲，作为推荐人，更作为在官场上走过一段长路的人，王英楷觉得很有必要“指点”一下他。指点什么呢？王英楷又锁起了眉。想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传芳，你要做事去了，按年龄按读书情况你都该走出去了。我想，你自己也是该早有打算的。这样，我想问你几件事，看看你是怎么想的、怎么打算的，我也好心里有个数，知道你到外边去了，有没有本领混。”

“姐夫，您问吧。”孙传芳很虚心。他敬重这位三姐夫。他娘儿们有今天，全靠三姐夫拉扯。如今三姐夫又为他找到了差事，找到了吃饭的地方，感激他还找不到机会，问几句话怎么不能？

“你去的地方，是军队的练官营。是个出官长的地方，你打算怎么干？”王英楷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好好干活，好好训练，不偷懒，不贪玩……还有……”还有什么呢？孙传芳还没有实践，他不知道还要干什么。“三姐夫，您放心，到练官营里，我一定老老实实，不怕累、不怕苦，别人不干的活我干；训练的项目我一定

拿好成绩，不给姐夫丢脸。”

王英楷没有点头，却紧紧地锁起了双眉，就地踱起了步子。

孙传芳着急了。心想：我这样老老实实地去干事还不行么？练官营难道不喜欢老实人？他有些儿困惑地问：“三姐夫，我这样做不好么？”

王英楷转过脸来，没有一点笑容地说：“那样干当然好。不过，你想了没有？你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？”没有等待张传芳回话，王英楷又说：“那样干，充其量是个好兵，是个好奴才，是个一生没有远大前程的小窝囊废！只能当别人的保镖、随从、马弁……”说话的时候，王英楷有点发怒。孙传芳更困惑了：“这为嘛？三姐夫为嘛说这一串话？我还没到军营他就断定我没出息。”他不好开口，只呆呆地望着那位执法营务处的总办。

王英楷端起茶杯，自己饮了阵子，还是把自己发怒的原因直说了出来——他放下茶杯，坐在空了半天的椅子上，招手让孙传芳朝自己身边走近，说：“难道你出去只想当个好兵？没出息！要有出息，出去当兵了，就得想当标统，想当统领，当督军，当将军，甚至当元帅！不当元帅去玩什么命？”

“当元帅？！”孙传芳吃惊了，“三姐夫，我能当元帅？”

“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。”

“我哪里有那样的能耐！”

“窝囊啦不是？”王英楷说，“连想都不敢想，怎么去当？”

孙传芳苦笑着，低下头。

“你听着，照我的话去做，一定能！”王英楷叹声气，说，“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，当初跟你一样，只想好好干，现在才弄了这样的一个小官。出息只盼你了。”

“三姐夫，您说吧，我认真听，一定照着办。”

“传芳，知道官场是什么地方吗？官场是赌场！”王英楷说，“是个大赌场！好人不入官场，官场上能吃得开的，全是大流氓，大野心家！首先你就得有雄心斗败所有的对手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得爬到他们头上去，不能仰着脸看人，要让人仰着脸看你！非有这个雄心不可！”王英楷兴奋了，他喝了一口茶，又说：“但是要记住，争起来，斗起来，可得细心，可得有手腕，又得能伸能缩！现在他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得拍他的马屁，求他欢心，让他提拔你。对于你的对手，要千方百计消灭他，吃掉他。只要能吃掉对手，别

怕手段不光明。哪个创业的皇帝是正人君子？当了皇帝，有了天下，谁敢说二？对于自己的部下，只要他们没有野心篡你，都得体贴、爱护、疼爱，让他们能够为你卖命！这几条做到了，你就有前程。能记住吗？”

孙传芳听得迷迷糊糊，听得思想乱、心头跳，但还是说：“听到了，记住了。”

“那就看你以后自己会不会做了？”王英楷说，“练官营的统领是我的一个下级，我已经向他说明了，他不会亏待你。明儿我就不送你，这里有一封信，你拿去找他就行了。”

孙传芳收了信，辞别了三姐夫，和娘一起又回到自己的小院子。

孙传芳是个细心人，他对三姐夫的话，“圣旨”般地记在心上了。晚饭之后，他回到自己小房子里，把三姐夫的话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分成条条，一项一项地思索，一句一句地品味。仿佛明白了，但又朦朦胧胧。“军营、官场原来是那个样子？！人只有本领还不行，还得有手段？！”直到深夜，他才模模糊糊地下了决心：“听三姐夫的话，去闯一片宽阔的天地！”

